

你谋如画江山，我贪轻言许诺。
赠你山河破灭、步步杀机，却只为一劳永逸、皓首相依。



内容简介：

她本是富甲一方董家的千金小姐，他是寄养在她家的青梅竹马。

一夕之间，他亲手逼死了她的父亲，将她从天堂推向了地狱。大雨滂沱，流离失所，被丐帮帮主所救，沦为女丐。在他的教导下，她一步步成熟，渐渐能独当一面，誓要为父报仇的同时，亦有心相许。

不料，白衣翩翩的他，霸气伟岸的他，都深埋了各自的秘密。

复仇逐步展开，真相也随之慢慢浮现。

这天下争夺，厮杀纠缠竟只为一己私欲，为了往事仇恨？

她是信过往旦旦誓言，还是信这铮铮事实？

《君许三生雪》这本小说，看了开头，就爱不释手，一直在猜这谜团重重的未知结局。作为资深晋江潜水党，强力推荐。燃水将青梅竹马的恋情写得太细腻动人了。虐哭了好几次。

——晋江读者 呼啦

这是一篇权谋、江山、爱情交织混杂的旖旎画卷。燃水的故事，是爱情中见机锋，机锋中暖爱情。描摹尽了世间百态，各番情劫。

——晋江编辑 青容

上架建议：青春文学

ISBN 978-7-5313-39



9 787531 3396

定价：19.80



媒体支持



© 燃水若子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君许三生雪 / 燃水若子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313-3969-4

I. ①君… II. ①燃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52708 号

君许三生雪

责任编辑 王平 尹明明
责任校对 刘宝华
装帧设计 刘艳 刘芳英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周丽萍
特约插画 花拾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字 数 259 千字
印 张 9.5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969-4

定价: 19.8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8282222

刚刚躺着的地方铺着层薄布，薄布下是一堆稻草，挂起的破烂拼布当了墙面，拼布与拼布的间隙里不时晃过几个乞丐的身影，她才算想起了之前的事，她被救了，救她的人说，如果有能耐爬到他的位置，丐帮的人便会为她报仇。

“笑话！”当时，董青璇脑子里只有这两个字，她的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，那时她正要说话，手足却一阵发凉，眼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再醒来时，只见一个青衣男子轻轻巧巧地掀了布帘进来，浅笑着顺手把碗递到董青璇面前。

“姑娘你若不喝，申医师可要唠叨上好几天呢。在下庄雪朴，是河虎帮的卜师。”

青衣男子发束得很干净，一条黑布却赫然斜罩住他的右眼，露在外头的面容端正精致，眉头与眼的间隙窄，虽长眉入鬓，看着却多了股戾气。

“河虎帮？”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，她熟悉的人仅在朝夕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，而这个奇怪的地方出现的奇怪的人她全都不认识。

“姑娘所在之处，便为河虎帮。”

董青璇掀了下布帘，外头全是乞丐，褐色的药面上飘着些杂物，不用凑近也能闻见那碗药散发出的怪味。

“我……我不想喝……”董青璇皱眉看着那个碗，一推，药碗“啪”地碎裂在地。

庄雪朴怔了一下，刚想说话，董青璇便起身道：“我要回去，这布衣扎得我浑身都不舒服……我，我要回去，我一刻都不要在这儿多待。”

董青璇忍受不了这凌乱的屋子、难闻的怪味，还没走到门口，手

“天傲。”身边的人突然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天傲。”傲哥很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，“如果你不想叫我傲哥，就叫我天傲吧。”

刘府大门外。

“哎呀，小哥，你再同你家老爷说说嘛，瞧着刘老板这一表人才的模样，若是还不娶妻，可不是让整个洛阳城的小姐们都看着眼馋？”

小厮摇摇头，有些无奈地挥手就要关门。

“别这样啊，来来，这些给你。”女人熟稔地从腰中掏出些东西，“让我进去好好跟你家老爷说说，公子们有几个不想姑娘的，刘老板那种便是我们说的——闷葫芦。”

媒婆嘴角有颗黄豆大的痣，说“闷葫芦”三个字时手指在空中比画了一下：“这次可是王大人家的千金，王大人官居四品呀，王家小姐可就是瞧上刘老板了……”

“真可惜，刘某似乎不是您口中的闷葫芦呢。”白袖一飘，一只手便按住了小厮上方的门侧，媒婆惊了一下，便见从小厮身后晃出那个刘府的主人来。

果然是英俊倜傥气质非凡，这样貌可是好得不能再好了。

小厮忙道了声“老爷”，在媒婆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之时立刻关了门。

“老爷，对不起……”凡是在刘府干活的人都知道，刘家有些规矩是不可更改的，比如若是媒婆上门说亲，不论对方是谁家千金都要一概谢绝。

刘易轩没有回答，他身后还跟着些随从，看来正准备出去，门外

并没有听清。

“眼角的伤，是被青龙帮的人弄的？”

似乎是关怀的语气，但听着还是硬邦邦的，董青璇摇摇头。

“被关在木屋时弄的，来了两个人，将我拳打脚踢了一顿，那时你不信我……我气极了……后来饼伯救了我，我才自己去找证据……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，特别是你。”

被傲哥的致歉引了头，董青璇便顺溜着将她的气愤说了出来。

“然后你就去找证据让我相信你？”

“嗯，接着就遇见了刘易轩。”

傲哥房间的东侧有一层青色布帘，帘后便是另一个隔间，而此刻在那个隔间床榻上的是一个白衣男子。

隔间那头的对话便是这么清晰地传来的，刘易轩觉得，他似乎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醒来。

原来，她的那些伤痕是这般得来的，她救他，也不过是为了向那个男人证明清白而已。果然这次伤得有些严重，不但头疼，胸也是闷得喘不上气来。

“打扰到两位了，真是过意不去。”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董青璇回过了头，青布帘下站的竟是刘易轩，他倚墙站着，发虽凌散却不显一丝脏乱，反而让那冠玉般的面容多了份闲散慵懒。

董青璇正想问傲哥刘易轩去了何处，却没想到他竟这么突然地出现在房间之内。

“多谢帮主大人相救，若没什么事情刘某就告退了。”刘易轩笑意满满的，拱了手便要往外行。

傲哥依旧屈腿坐在床榻上，见着刘易轩掀了门帘，接着被守卫的乞丐拦住了去路。

“恐怕刘公子暂时是不能离开了。”

后。

“不必感激我，差大爷，以后有事行个方便就是。”花满川回过头。

“我才不会感激你！”

差役吼了一句，突然双手一送，花满川的后脖便被敲了一棍。

这差役很面熟，踉跄了几步后花满川才赶得及再细看那人一眼，这一看他便明白了。

“那男人还真喜欢用同样的招数。”花满川不无遗憾地想。

“是啊，这衣服你还穿过呢。”那副差役打扮的人正是董青璇。

在这次的计划中，傲哥吩咐一队人穿戴好差役的衣帽与平常小厮穿的衣衫，在青龙帮的人到达庙宇之前，他们便佯装刘家的人埋伏在那儿，真正的刘府小厮们与混入河虎帮想探风声的人早已被抓了个干净，这一切不过是演给青龙帮的一出戏码罢了。

现在两派都是河虎帮的人，青龙帮的帮众便很快被围在圈内。

“大家住手，打不过了。”花满川叹了口气，本想杀出条血路的帮众们也只能罢手。

“都带回去。”董青璇确认那些人就范后走到花满川面前。花满川还是那副美丽的面容，他笑时却少了之前佯装出的楚楚可怜，只有那副浓密的睫毛衬着双眼微微颤动。

“璇姐姐。”他笑着唤了声。

青龙帮帮主花满川被生擒的那天夜晚，断桥边的河滩上欢天喜地。

事情终于水落石出，那一晚，傲哥从河滩的最东边走到最西边，又从最西边走到最东边，申通说傲哥的这种行为都是闲了好些天憋出来的，庄雪朴笑笑说，“傲哥是在与每个弟兄分享喜悦，你没瞧见弟兄们敬上的酒他都喝下了吗？”



“是吗？我倒只喜欢那天得来的银票，还有刘公子你身上的银票。”
花满川跳下站定了。

“花帮主，你之前说你是个粗人不懂生意，那这回生意的条件可听好了？”刘易轩把半叠银票往前一丢，青龙帮的两个弟兄便定了身子，花满川一点头，他们便立即往飘向地面的银票冲了过去。

“粗人不懂生意但认得钱。”花满川侧了身子将刘易轩迎进，“只是单独见一面，我倒要看看刘老板有什么本事将我的……夫人带走。”

“夫人？”刘易轩在前方停下，笑道，“几日未见，董家小姐便成了青龙帮的夫人了？”

花满川“啊”了一声，狡黠地一笑。

倒不知故意这么说，这男人会有什么反应呢……

“是吗？我可不知道，青璇她居然喜欢奶娃娃。”

若不是刘易轩进那屋子前往后头又撒了一堆的银票，花满川会立刻叫人把他绑了好好教训一顿再从山上丢出去。

刘易轩进的是西院一间厢房，董青璇在里面。这是青龙帮的山，青龙帮的地，青龙帮的屋子，周围全是青龙帮的人，要耍花样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董青璇见进来的不是花满川，稍惊了一会儿，但很快，半站的身子又坐了回去。

连刘易轩都来了，傲哥却还没有出现。

“董小姐看上去可是精神得很啊！”刘易轩见董青璇安然无恙，便稍稍安心了些，“对于做丐帮帮主夫人一事，你似乎是相当热衷呢。”

“关你何事？”刘易轩发上落了灰尘，董青璇没有注意。

“听说你用一千两换得来见一面，刘老板的黑心钱倒是越赚越多了。”

“的确，与窑子中顶级的花魁见一面也不会到这个数目。”刘易轩接

着微笑道，董青璇这般自若，他不自觉地便加重了语气。

“你……”董青璇别过脸，她挨着桌角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茶。

再见到刘易轩，她心中竟没有太大的波动，即使出了青龙帮，下一步也是被关进刘府，她不是没尝过那个滋味，相比较，花满川待她却是宽松了很多。

那些都不是她的去处，她只想回河虎帮。

刘易轩一直在她对面坐着，见董青璇若有所思也不说话，他单手支着凳面，这几日休息得并不好，绕了那么多路才进了青龙帮，这一安静下来，脑袋似乎隐隐作痛。

“一千两，买我多少时间？”

“半个时辰，很金贵不是？”

对于刘易轩莫名的既擒又纵，董青璇已经没了去思索原因的动力，她想回河虎帮，但傲哥似乎真的不会出现了，距离刘易轩将董家弄得家破人亡已经过了太久，和傲哥在河虎帮生活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，却似乎来得比刘易轩与她在一起的十几年更加鲜明，难道那就是所谓的白首如新吗？

是的，她盼望有人来救她，但现在盼望的人已经不是刘易轩了。

“你就打算一直这么坐着？”或许可以借刘易轩逃出青龙帮……在回洛阳的路上，有可能的话她便再进行一次逃跑。

“买了你半个时辰，这半个时辰你就是我的。”刘易轩支着头笑，“乖乖坐着。”

董青璇沉不住气，她没空和刘易轩玩这个游戏，屋子有后窗，或许去那儿寻找一下便能逃出去，她刚经过刘易轩身边，被他一把拉了回来。

刘易轩将她的手腕定在桌面，他的面容看着比从前更加白皙了，白得几乎要散出光来。

中挂念的还是刘易轩，刘易轩还在那儿，只要刘易轩出现，无论怎样的情况，她都会从自己身边离去。

现在他太累，累得没有力气去拉她回来，应该说，自始至终她期望拉她回来的男人都不是他。

董青璇冲回青龙帮，一路上她撞见一群群惊叫着往山下跑的帮众，他们手上的包裹好几次都砸到了她的脑袋，包裹中不时散落出一些银两，他们手忙脚乱地去拾了，继续往山下逃命。

到了青龙帮门口时，火还没有烧到那儿，她便直接从大门闯了进去，左穿右行过了庭院，那个脏兮兮的后院终于出现在她面前。

瞎子还在那儿，她还没来得及问他那天胡言乱语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只觉着瞎子知道些秘密，如果现在任凭他死在青龙帮，那些事便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了。

门先一步开了，开门的竟是刘易轩，瞎眼老人趴在刘易轩的背上，昂了下身子。

“是那个小姑娘吧？小姑娘，你也来救我这个老瞎子了？”

刘易轩见了董青璇，也有几分讶异，她的左臂还软绵绵地垂在一旁，刚刚分明已瞧着她坐上马车离去了，现在怎么又再回来了？而且……那男人竟都不阻拦，任凭她这么受着伤地跑回这个危险的地方。

“舍不得我？”刘易轩笑道，他将目光移上。

董青璇指指他背上的老人。

“我对你这种见利忘义的人无话可说，快带他走。”她也不明白刘易轩为何会来救瞎眼老人，但这种情况已顾不得许多，刘易轩将背上的老人稳了稳。

“喂，小子，这姑娘可是花满川那小子的媳妇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“哈，居然不回答我，许久不见，你脾气倒是大了呀，现在的年轻人

牛车停在洛阳城前，车上下来三个人。

瞎子一路都是睡过来的，大约是下山时耗尽了力气，下了牛车后也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萎靡样。从青龙帮山下到洛阳城，竟然怎么都见不着马车，他们只得乘上好久才经过的一辆牛车，颠簸了一个多时辰才回的城。

回城后，刘易轩从怀中掏出几张银票塞给董青璇，转身便往城中走。

“喂，你要把他带到哪儿去？”

“与你不相干。”刘易轩道，“还是你舍不得我，想要跟我回家去？”

“我只是还有些话要问他，与你无关！”董青璇想去拉老瞎子，瞎子咕哝了一声便甩掉了董青璇的手。

刘易轩一笑：“你与他不过萍水相逢，自然他更乐意回我这儿。”

“他是怎样与你相识的？他还认识爹，我不准你就这么带他走！”

刘易轩已经将瞎老头挪上了马车。

“不准？你凭什么不准？”他盯着她，董青璇觉得他那雾茫茫的双眼透出一股犀利来，让她瞧着有些害怕，“在我还没改变主意前，你自己回去。”

说罢，刘易轩放下了帘子。

“回去后好好医治手伤。”话语很轻，紧接在之前的训斥之后。董青璇只见到刘易轩张了张口，马车已经驶去了。虽然从青龙帮逃出来了，但增添了不少谜团，刘易轩似乎不会对瞎眼老伯做什么，董青璇也暂时放了心。

她太累了，她想先回河虎帮休息一阵，她急切地想回去看看傲哥的伤势怎样，虽然有申通在应该不会有问题，但想到他那血人一般的

董青璇豁出去了，她探身往傲哥唇上碰了一下，正要往回退却被这大个子男人搂进了怀里。

“你再挣扎都没有用。”傲哥在她耳边轻语。

“你怎么肯定一定会是你获胜，你在骰子上做手脚？”

“不，任何弟兄获胜，他们都会按照我的吩咐……”傲哥扬了扬唇。

董青璇怒视着他：“那我也是有可能获胜的！”

傲哥将董青璇扶正，换了只手托腮，凝视着她道：“那就换你吩咐，任何事我都愿意做。”

那一夜虽然繁星满天，但她觉得傲哥的眸却比整片天空更为广阔，她只痴痴地望着，究是应该怎样移开目光，也是件令人头疼的事。

青龙帮真的在那次大火里彻底没了踪影，几天之后，有些流丐过来投靠河虎帮了，傲哥一概收容。就这样，河虎帮日益壮大，不过一月，帮中的弟兄就遍布了洛阳城，董青璇想到花满川曾说，一个洛阳城只需要一个丐帮，没想到这话成真时，帮主却是另一个人，花满川亦不见了踪影。

这几日洛阳城的风沙平端端大了许多，挂着衣物的竹竿只得拖到室内，免得惹上一层沙。在街上也少见些摇着小扇逛街的漂亮姑娘了，一阵风来，便足够让她们瞬间灰头土脸的。

董青璇倒没觉得有什么不便，她终日一身布衣男装在洛阳城穿来走去，利落极了，青龙帮一事让她又立了功，河虎帮人又多，傲哥便多分了百来个弟兄供她差遣。

透过层叠的屋脊，隐在那片梧桐树下的便是董家的院子，董宅东边侧门的一个护院伸了个懒腰，接着干脆坐地下和另外一个护院攀谈着，现在，她一声令便能集百余人在身后。从前，她时时刻刻想着有

刘易轩蹙了蹙眉，便让其余人都退了下去。

瞎子是真的睡着了，刘易轩走近了他，几年未见，他看着是苍老了不少，头发花白，颧骨突出。

“喂。”刘易轩叫了声，瞎子没应，他睡得已经起了鼾声，长须垂在胸前起伏着。

刘易轩捡了条被子给他盖了，被他一翻手便又打了下来。

寻死，若真要寻死为何不早些就去？刘易轩把他头下的花瓶拿了，换了个枕头给他垫上。他有些愤恨起那个男人来。

在刚刚望见梧桐树下的场景时，刘易轩便知道，当年那个在树下扯着衣袖要坐在他肩上爬高的女孩，现在已经完全属于别人了。

“天意难违，造化弄人啊！”躺在椅子上的瞎子突然咕哝了一句。

刘易轩蹲下身。

“什么是造化，什么是天意？”

“来者自来，去者自去，不可强求，不可强求啊！”

这房间只有他们两人，不，自从瞎子找到他，告诉他必须要做那件事时，他的身边便一个人没了。

“我不甘心。”刘易轩道。何时开始竟可怜得要对着个梦呓的瞎子说话？

早知是天命难违，但这些日子，他无时无刻不想问出那句话，为何要找上他，为何要让他知道被董家收养的真相，让能完成那件事的人选只剩他一人？为何他必须承担一切去背叛本该是对他来说恩重如山的养父，斩断十多年的情丝，让她对他只剩仇恨，而在做了那些之后，却连抽身的自由也不再有了？

升官晋爵，这种事他从来不稀罕。

如行尸走肉般生活，人前欢笑，任凭对谁都不可撕下面具。因为他是真的怕，怕一有闪失，心爱的女子便性命不保。

珠宝，因此，这几日宝月阁都忙碌得很，饼伯说他观察过了，每天早晨，刘易轩都要从董府坐轿到宝月阁打理生意，这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，今天一定也不会例外。

在刘家马车快到巷口的瞬间，小虎便被饼伯推了出去。

“求求大爷给点儿银两过节呀……”小虎扑腾一声跪倒在轿前。

轿子停了，轿里头传来声音，随行的小厮应了，丢了五个铜板在小虎面前，挥挥手示意他走开。

“再给些吧！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……”小虎绕过面前的小厮，便往轿子里冲，“我求求你们了……”

小厮不耐烦了，轿夫们也纷纷朝小虎走去，在轿中人也掀开轿帘往外看时，躲在水缸后头的饼伯终于冲了上来。

“畜生！我要你的命！”

饼伯大喝一声，直取轿中，轿里头横出一只手，啪地抓住了饼伯的手腕，一使力，匕首咣当落地。

“小虎！”饼伯对跪地的乞丐大喝。

小虎忙去拾那个匕首，没注意脚下还有根横出的轿把子，被绊了一下便摔倒在地，很快，轿夫们一拥而上便将小虎也制住了。轿帘开了，刘易轩手一放，饼伯便被两个轿夫架住。

“大清早的，饼伯真是好兴致。没人告诉过你，会失败的事再做一遍也是不会有任何结果吗？”

刘易轩慵懒地靠在轿中，轿里衬着墨绿色的金丝锦缎，他的白衣外还加着件淡金色的披衣，整个人看着便似颗在宝盒中发光的明珠。

“都落到你手里了，要杀要剐随你的便！只是你这畜生不许去找小姐，你毁了董家，把她害成这样，现在，她好不容易找到归宿，我不许你再去打扰她！”

刘易轩歪着脑袋听着。

“归宿？你是说，董小姐已经和那位帮主互许情愫了？”

但刘易轩并没做出什么无礼的事，一开始他让她一同进棚中喝酒，她不予理会，刘易轩也就任凭她在船头待着，接着，船尾便传来一阵阵箫声。

箫声并不陌生，刘易轩自小便爱抚琴，也爱随身带上支箫，闲暇或劳累时便取出吹上一曲，虽然董青璇承认刘易轩吹箫时的模样比平日更为动人，但她并不喜欢听，不知何时起，刘易轩的箫声中就有了股散不开的哀愁，每每都让董青璇没了玩乐的兴致。

“你今晚便打算一直不说话？”箫声停了，棚子那头传来声音。

“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”董青璇没抬头。

“不怕我把饼伯……”

“刘易轩，你若还念旧情，就不要总将饼伯的安危挂在嘴边来威胁我，自小他是照顾我长大，也是照顾你长大的。”

说完后，那头一阵静寂，舟的尾部朝着山脉，隔着棚子对于那头的情形看不真切，好一会儿，刘易轩才回了话：“是他先来杀我的。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我刘易轩这条命，在你看来便已经是卑贱到不值一提了吧？”

“那也是你咎由自取。”

箫声再次响了，从晚上第一声听到那箫声开始，董青璇便觉得那里头的哀伤比起从前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真是可笑，他现在已经抢夺了所有的东西，她倒不明白他还有什么好哀伤的。

小舟已经停靠在一片环山的湖泊中央了，董青璇并不知现在它究竟到了哪里，有片竹叶泛着涟漪从水面漂过，天上还是明月如盘。

“青璇。”

这声唤让董青璇的心抽了一下，大约是中间相隔着，她见不着他似笑非笑的脸，竟觉得那声唤竟有几分真挚。

“我一天比一天清楚，无可奈何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。”

整个翻倒下来，遍地都是散乱的书册。

“这么早就回了？”董青璇庆幸，不然，现在她手中就不是一般的经书了。

“怕你一人寂寞，早些打点就回了。”刘易轩笑道，见董青璇一脸的不信，才从背后拿出个小盒，“瞧这盒子，是不是有些熟悉？”

小盒三寸见方，上面的一层彩漆、边缘的紫漆还镶着一整圈的珍珠。这像极了从前刘易轩送给她的装点小胭脂的盒子，但董青璇不久便弄丢了，为此还哭闹过一阵。

“今日闲暇时便见有个老伯在宝月阁前叫卖，当时无论如何都买不着一模一样的，如今见了便买下，趁着有空就回来先给你。”刘易轩将盒子放在董青璇手上，笑道，“一会儿还是要赶着出去的。”

“嗯。”董青璇看着那盒子，珍珠闪出的光芒将身后的男子也照得碧亮。

她一时不知说什么，便开了盒子里外看看。

面前的女孩若有所思，低头只是看盒却不敢看向自己，刘易轩知道，若是从前，她就一定会说这种破盒子才没有半点儿稀罕，然后再很宝贝地将盒子收好。

“那我先走了，马车还在外头，等忙完这阵子，我带你去扬州玩耍。”

“扬州？”

“嗯，那儿春景不错，但秋色也并不多逊，整天闷在府里可是不好，看书可是会越看越闷的。”

董青璇见刘易轩再看了眼书房，怕他起疑，也就拿了盒子随他出了院子。

“我……”董青璇一直跟着刘易轩走到马车边，见他准备上车了，伸手拉拉他袖子。

侧边车窗的帘子是开着的，靠着刘易轩的肩，便能侧脸看到窗外的景色，路边的叶子大部分都黄了，连着远处金灿灿翻滚着麦浪的田地，沿着道路往前，她瞧见了那片熟悉的林子，在林子里面便是废亭破庙，最里头就是临桥镇。

马车拐了个弯，一道破旧的牌坊在她眼前略过，从前多少个日子她是早晨从那个牌坊下出来，黄昏再从那儿回去，牌坊后头是那片她曾经熟悉的世界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刘易轩望望窗外，拍拍怀中人的脑袋。

马车的速度快了许多，河虎帮已经远到完全看不到了，除去停在石上梳理羽毛的几只鸟雀，什么都没有。

“还在想他？”耳边呢喃出那句话。董青璇一惊，抬头看看刘易轩，他的面容离自己如此近，似乎也没气恼。她没回答，只是往他怀中依了依，接着将眼闭上了。

“青璇，我会用下半辈子来补偿你，无论你要什么。”

董青璇没答话，她感到那双手将她搂紧了，接着，刘易轩在她额上吻了一下。

风吹得车铃叮叮当当直响，随着马车一路往后飘着，秋季果然是出游的好季节，即使是心烦意乱，竟还是被温煦的秋风抚得要眯过眼去。

突然，车身一震，董青璇从乱梦中惊醒，若不是刘易轩很快揽紧了她，她该已经摔到了地上。

“公子，公子，不好了。”车夫在外面大叫，马车已经停了。

“你们这是做什么哟？”老马已向刘家辞了活计，新招的车夫是个年轻娃子，遇了事便连连扯着嗓子喊。

“璇姐，璇姐。”董青璇听到外头有人喊了，她忙掀了侧面的布帘，便见满目都是熟悉的面容，都是河虎帮的弟兄，这些乞丐每人手中都拿着根木棍，车轮已经被横插的木棍卡得动弹不得，见了董青璇的面容，围在侧端的乞丐们便明显兴奋起来。

再往外看，除去在车轮一侧围上的十几名乞丐，马车前方更已经黑压压盖上了几圈的人，站在侧边的乞丐见了董青璇，便兴奋地高声大叫，围绕住马车的乞丐们便瞬间沸腾起来。

“璇姐，不要怕，我们一定会救你回去！”乞丐中有个扎红抹额的人很显眼，替董青璇撒了谎后，第二天只见饼伯回来却再不见董青璇，小虎自然被整个河虎帮的弟兄数落了个遍，这回是小虎下定决心要救董青璇的，鲜艳的红抹额便是他决心的证明。

“姓刘的，你识相的话就快些把璇姐放回来！”

“不错，如果聪明的话我们就饶你一命！”

“璇姐是我们傲哥的女人，是你这种人能动得的？”

“敢伤璇姐一根头发，我们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外头全是这些激昂的叫嚣，这些人都是河虎帮的弟兄，每个人的双颊都被阳光照得通红，每个人眼中都迸着坚毅的神情，这些人都是来救她的，认为她身陷危难而来救她回去。

一双手揽上她的肩，刘易轩的面容也同样出现在这些乞丐的面前。

“刘某与未婚妻正要出游赏景，不知犯了各位何事，若能行个方便，刘某感激不尽。”

侧门处的乞丐瞬间安静了，这车厢内的英俊公子嘴角含笑，白袍银冠，怀中搂的便是穿着樱草色绸衣、披着白色纱衣的女子，俨然这才是一对璧人，整个车厢看着便似发光一般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放开璇姐！”小虎最先吼了一声。